



(接上期)

申香更是无奈,她回到婆家就是又跳进了火坑,但在娘家又被亲娘无奈赶撵,为此她一次次痛哭着回来,住两天又只有哭得更痛地返回婆家。扭妮这时虽然年幼,却懂得这一切。为此每当她姐姐来时和去时,她都会抱着姐姐不放,与姐姐撕心裂肺地痛哭在一起。

作为妹妹,扭妮也曾几次到姐姐婆家看望姐姐,但每次看到的情景,都使她对姐姐的痛苦遭遇更加同情。她每次去姐姐家,都会看到姐姐婆家人围坐在饭桌前,手拿白面馒头,就着桌子上的炒菜,有时还有肉吃,也有时在吃香喷喷的鸡蛋捞面,一个个吃得油肚圆、红光满面,而姐姐却是孤零零一个人缩在厨房里,吃剩饭,喝红薯叶汤,饿得面黄肌瘦。

这还不算,姐姐说她有时干活因累稍微慢了,或办事稍有不慎,都会遭到婆家人的暴打,打得很疼还不许哭叫。有两次扭妮看到姐姐胳膊上旧伤未愈,就又添上了新伤。幼小的扭妮既为姐姐的苦难遭遇气愤万分,更为姐姐的苦难遭遇伤痛不已!这一切都使得倔犟的扭妮欲要上前与姐姐的婆家人讨个说法,但她知道说也没用,便只有无奈地疼在心里。

姐姐申香忍受不住婆家人的百般折磨,身子垮了,病了,而且病得很厉害,卧床起不来了。开始,婆家人还以为她是装病不想干活,就打她让她起身,但打了几次见她实在起不来,才停止了打骂。婆家人当然不愿养活闲人,看到申香的病日见加重骨瘦如柴,又怕申香死了殡葬花钱,便将申香送回了娘家。

眼见先前好好的闺女变得骨瘦如柴,奄奄待毙,娘的心碎了,她哭得昏厥了过去。爹也心痛得捶胸顿足,大放悲声。哥哥申庆义与扭妮、多妹也全都哭成了泪人。一家人只是痛哭当然也不是办法,痛哭过后,父亲申文学决计拿出家中仅有的那点积蓄,请郎中给女儿治病。申母也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让女儿吃,以救女儿不死。

也是申香命不该绝,待到她吃药吃完了家中仅有的那点积蓄,也吃完了家中仅有的那点粮食之后,病慢慢地好了。只见她身上渐渐长出肉来,脸上也恢复了光泽。一家人都因申香从死亡线上挣扎着活了过来心中转喜,但是几天没过,申家夫妻担心的事情便也发生了。

申香的婆家人听说她的病好了,又

来向申家要人。申家夫妻虽然气恼也是无奈,末了对其婆家人说出了让他们宽限几日、让闺女再养养身子的话。申香婆家人眼见申香身子仍然羸弱,方才没有硬争,答应三天过后必须回去。

申家夫妻为申香硬是争取到了再留三天的时间,申香在这三天里心中倒海翻江,再也不能平静下来。她在婆家受够了苦难,险些赔上了自己的小命。而婆家人呢,对她却又是这般无情无义,当自己病了,不能干活了,就把自己像一条无用的死狗一样送回了娘家。为此,她实在不能再回那个家了,娘家再穷可以不挨打不受气,有病了也不会把她往外推。为此,她对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。

娘虽然理解女儿的心情,但将申香送给人家当童养媳,是吃了人家的粮食、用了人家的东西的,账是赖不掉的。为此娘深知女儿不回婆家不行,便劝说女儿道:“常言说,日子都是熬出来的。只要女儿忍忍熬下去,娘想女儿是会有出头之日的。”申香不回之心已决,便不愿听娘的劝说,她跟娘说:“不,女儿熬不下去了!再熬,女儿就没命了!为了保得小命不死,女儿就留在娘家了!虽然家穷没有饭吃,女儿也要与家人死在一起!”

娘听了并不生气,继续劝说道:“娘知道女儿难熬下去,但是女儿不返回去,你婆家会来人找咱的麻烦的。”申香仍是决绝道:“让他们来找吧,去找女儿就死给他们瞧瞧!”娘听了,顿时焦急气恼道:“这是什么话!女儿小小年纪怎能这么说!可不能这么想啊!”申香这才无奈说:“女儿知道自己对不起爹娘,但女儿这也是没路可走了呀!”

申妻这才没有再说,她想还有三天时间,缓一缓再劝女儿,同时也让她爹劝劝。然而转眼三天就要过去,申家夫妻谁也没能劝动女儿。明天就是申香婆家前来要人的时间,申家夫妻劝说不动,也都不再言说了。就在这天晚上,申香趁着家中只有扭妮,上前紧紧抱住她沉痛地说:“扭妮小妹,姐姐在家爹娘不让,回去已无活路,姐姐只有绝路一条了!”

扭妮闻听姐姐此言,急忙像小大人般劝说道:“姐姐不可这样说,更不可以这样去想!大人常说天无绝人之路,姐姐再熬一下,就会熬出头来的!”申香随之接言道:“小妹不必再劝姐姐,姐姐知道妹妹是个心重之人,年纪虽小可以信托方才与你说这话。姐姐这是告诉你,姐姐心思已定。既然咱家容不下姐姐,姐姐回去跑不掉就死,跑得掉就跑。到时候爹娘找不到我,妹妹告诉爹娘别急就行了!”

“姐姐……”扭妮听到姐姐主意已定,一边点头答应一边想继续劝说。然而不等扭妮再言,申香接着又说道:“为

第一章

倔犟小草——申凤梅苦难童年(二)

了不给爹娘添乱,姐姐明天就回去。但只有妹妹知道,姐姐这是在跟你告别!”说着,申香抱着扭妮深情地哭了。懂事的扭妮这时也不再言说,只是把面前的姐姐抱得更紧,与姐姐哭在了一起。

第二天一早,申香的婆家人便依约前来催要申香回去。申家夫妻正在犯愁女儿硬是不去怎么办,却见申香来到他们面前,扑通跪倒在地上说:“爹、娘,女儿谢谢你们救治,女儿回去了。爹娘今后多保重!”说完,一连给爹娘磕下三个响头,站起身来就出门去,头也不扭地掩面哭着,一路径直向婆家走去。

果然申香走后第二天,婆家又来人向申家要人,说是申香不见了,回娘家来了。申家夫妻从申香昨日突然愿意离去,并那般与他们告别的反常举动中,已经察觉了女儿似乎有异,正在担心,这时突见其婆家又来要人,就知道女儿申香一定是忍受不住婆家人的欺凌,或者是跑了,或者是寻短见去了,女儿昨日反常告别,但愿别是生离死别啊!为此他夫妇大为焦急,急忙带领全家人并让附近乡邻帮忙,四处寻找申香。

随后他们一连寻找数日,寻遍了申香可能会去的地方,却也一直没能找到。这边申家找不到申香心中焦急,那边其婆家却说申香跑回了娘家,一日日前来催要。焦急无奈中申家夫妇觉得事有不好,一天又听人传说,十余里外周家寨有人犁地,犁出了一具死尸。申家夫妻急忙前去辨认,结果不是女儿。

申妻无奈,有病乱投医,便去询问神汉。神汉掐指算了又算说:“你闺女没了,她死得太屈,不愿离去,魂儿眼下正站在你家门后边。你回去烧烧纸,送几个盘缠,送你闺女走吧。”申妻信了,她回家烧上纸,哭着说:“闺女呀,娘知道你死得屈,娘对不住你,但是娘也没法叫你再活。好闺女,你就拾几个钱好好走吧。”申香的婆家人听说申香死了,又惨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,在乡亲的劝说下,方才罢休。

申香走后一年,扭妮也长到了11岁。这一年天又降灾,临颖地方庄稼绝收,申家一家五口又过不下去了。无路可走之时,申家夫妻又想到了先前走过的那条老路,想把11岁的扭妮送给人家当童养媳,换些粮食用品苦度灾年。于是他夫妇事前也不与扭妮商量,便托一个何姓的邻居说合,给扭妮找好了一户人家,换回了一石麦子、二十串钱,欲把扭妮送去。

但听说此事后,倔犟的扭妮当即便蹦了起来,把话说得十分决绝:“我就是死,也不听娘的话,决不去当童养媳!”扭妮当然不愿去当童养媳,这不

仅是因为她倔犟的性格,更因为她深知姐姐申香当了童养媳的悲惨遭遇,所以她决不再当第二个申香。

扭妮却又是懂事的,说完此言她深知自己这般决绝的话语会伤娘的心,便又转换口气,抱住娘的双腿哭求说:“娘啊,家里再穷再苦,我也不嫌。我愿意守着爹娘,扫碱土,挖野菜,做饭,刷锅,听爹娘的话,爹娘打我,我挨着,爹娘骂我,我决不顶一句嘴。”

娘当然也不舍得让女儿去当童养媳,只是她与申父不这样去做,一家人就没有了活路。为此娘流着眼泪无奈地说:“扭妮呀!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,爹娘不能眼睁睁地瞧着一家人饿死呀!娘已经使了人家的钱,接了人家的粮食,你就听娘的话去吧,只当你是救咱一家人的命吧!”

扭妮也是无奈了,无奈之时却也没有就此罢休,倔犟的她仍要与命运进行不屈的抗争,决不愿再去走姐姐申香的老路。为此她思虑一番,跑到说合人何大伯家中,恳求何大伯:“大伯,扭妮求您跟俺娘说说,别让我去当童养媳了。反正我也想好了,真要逼我去当童养媳,我就跑。跑不了,我就像香姐那样,去死!”

何大伯从小看着扭妮长大,知道她说到做到的倔犟性子。听完扭妮的话,他担心情如果真如扭妮所说,将来自己无法与其婆家人交待,这边也愧对申家。为此他的心动了,答应了扭妮的请求,立即来到申家对申妻说:“扭妮闺女的倔脾气你当娘的比我知道,干啥都说到做到。若是强迫她去,她万一走了小香的老路,你有愧,我也有愧。依我看,闺女硬不愿意去,也就算了。”

申妻的心被何大伯说动了,她也担心倔脾气的扭妮走了申香的老路。可她却又犯愁说:“我使了人家的钱,吃了人家的粮,闺女不去,人家逼我还账咋办?”何大伯知道申家的穷困,无奈中想了想说:“我去跟那家讲个情,钱粮你用得不多,剩下的还给人家。再不行事情由我顶着,用掉的我来替你还。你等着。”言毕,即起身离去。申妻见到事情有了解决的法子,连忙站起身送何大伯,说道:“那就有劳她何大伯了!”

(未完待续)

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